

《源氏物语（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源氏物语（上）》

13位ISBN编号：SH10019-3065

10位ISBN编号：SH10019-3065

出版时间：1980-12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日本]紫式部

页数：430

译者：丰子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源氏物语（上）》

内容概要

《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001-1008年之间，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为三千万日本家庭不朽的国民文学，是世界上公认的亚洲文学十大理想藏书，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珍品。

本书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社会的腐政治和淫乱生活上层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而源氏的爱情婚姻，则揭示了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在贵族社会里，男婚女嫁往往是同政治斗争的手段，妇女成了政治交易的工具和贵族男人手中的玩物。评论认为，《金瓶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世态图，在那里，女人是男人生理发泄的工具；《源氏物语》则是日本贵族社会的写真集，在那里，女人是男人政治交易的商品。

全书五十余回，近百万字。故事涉历三代，跨越70年，所涉及人物四百多位，印象鲜明的也有二三十人。此书颇似我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但行文典雅，极具散文韵味；加之书中大量引用汉诗，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史实和典故，因此读起来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氛。

《源氏物语》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是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源氏物语（上）》

作者简介

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名字不详。因其长兄任式部丞，当时宫中女官往往以父兄之官衔为名字，以示其身份，故称为藤式部。后来她写成《源氏物语》，书中女主人公为世人传颂，遂又称做紫式部。紫式部出生中层贵族，是书香门第的才女，曾祖父、祖父、伯父和兄长都是有名的歌人，父亲兼长汉诗与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这样的家庭给了紫式部以文学上的熏陶。作者自幼随父学习汉诗，熟读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对白居易的诗有较深的造诣。此外，她还十分熟悉音乐和佛经。不行家道中落，她嫁给了一个年龄与她相差二十多岁的地方官藤原宣孝，婚后不久丈夫去世，过着孤苦的孀居生活。后来应当时的统治者藤原道长之召，入宫当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给彰子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的诗作，有机会直接接触宫廷的生活，对妇女的不幸和宫廷的内幕有了全面的了解，对贵族阶级的没落倾向也有所感受。这些都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构思和坚实的生活基础。

《源氏物语（上）》

精彩短评

1、作者：子非鱼兮 提交日期：2005-11-3 10:10:00 周作人对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颇不以为然，大概是因为丰的译文参考了谷崎润一郎改译《源氏物语》的缘故，免不了有再创作的影子。丰译的《源氏物语》鄙处藏有，只是还没来得及读，所以不便多说，不过，以周作人日译造诣之深，见识之高，料其批评大抵距事实不远。查周作人晚年书信及日记，有多处均涉及到此事，实为周氏一生批评之少见。

1963年10月11日致鲍耀明信云：“所云钱稻孙的译源氏，恐系旧话，已经早成为过去了（曾译了一两篇，只在《译文》上登载过，现在亦找不到了）。目下是丰子恺译，请钱君一阅，算是校阅，日前曾问过他，答说只求文意与故事不错，也就算了。其语颇为幽默，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曾见他翻译石川啄木的小说，里面说一个女人“ハシヤゲ”，意思便弄错了，这是我私下说话，所以无妨说了。大概出版社是取其译述颇快这一点，因钱君太是古板执滞，几个月也搞不出一帖来。不过钱君系据原文，不是据与谢野或谷川的现代语本耳。” 1964年2月27日日记云：“晴，零四度。上午开始阅源氏校记，发现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王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得吉光二十五日航信，冰然、耀明十九日信，筮十四日信，附日本邮票十五枚。下午丰一为寄倚魂信、文洁若信，对于丰子恺译源氏表示不可信任。” 1964年3月5日日记云：“晴，一度。上午丰一为寄耀明信、蔡智迎信。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

1964年3月16日日记云：“晴，一度。上午译书二纸。文洁若来访，力请写意见，因领导上（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虽颇麻烦，只得应之。” 1964年7月13日致鲍耀明信云：“‘十三妹’最近论丰子恺，却并不高明，因近见丰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从道听途说到亲自校阅丰子恺源氏译书，为文洁若写审读意见，批评越来越不客气，先略举错译小例表示怀疑丰氏译文能力，待阅后批评“译文极不成”、“此译根本不可用”，至文洁若来访力请写意见只是胡乱“应之”，三个月后，因见港报论丰子恺之文，致鲍耀明信直叱“丰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乎再不屑语之耳。知堂为文素来敦厚冲淡，此时一反常态，“金刚眯目”，放荡言之，估计考虑这只是私人书信日记，并不公开发表也。不过，这些批评只是就事论事，并无人身攻击之嫌疑耳，较之周氏晚年书信中讽刺郭沫若、老舍的激烈言辞，这算是比较客气的了。

2、1、读到最后的“宇治十帖”，我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注意的地方，比如，紫式部其实是个道德意识非常严谨（甚至严肃）的作家，两位贵族造访八亲王的两个女儿，不管他们追求的多么猛烈，两位淑女都坚持回绝，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才表现出不得不如此的姿态，在现代人看来是有点假。但是很奇怪，在前面源氏活着的时候，并不会太深地有这样的感受，因为紫式部赋予了他一种至高无上的美貌与魅力，使得任何女子的心动都可以在道德上免责。源氏的美每增一分，紫式部的笔力所能达到的境地便深刻一分，好像作者事先对人物允诺：我赋予你光华公子的美貌，使得你在色情的疆场上战无不胜，但是你要把你所虏获的猎物，所体验的一切带到我的纸上。所以有这么多的活色生香，爱恨贪嗔，可笑可鄙可悯。对源氏的美与魅力，所有喜欢他的人的赞扬无论多么连篇累牍都不足道，反而是他的敌人讲的话切中肯綮，那个妒忌他的桐壶院女御（朱雀帝的母亲），说他的美“像被恶魔附体，看得人毛骨悚然”。所以探讨紫式部的写作中，美与道德两者的关系会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吧。2、我觉得把紫式部和简奥斯丁放在一起比较，会非常有趣，日本平安王朝 vs 英国摄政时代，贵族仕女 vs 绅士淑女。都是社会相对安稳繁荣的时期，文明积累到了一定成果，都有森严的等级划分，社交上的种种繁文缛节。对风雅与风度的推崇。各自的道德观。但最有意思的是，两位女性作者都类似于某种“神话”，好像凭空出世，没有征兆，写作就好像绣花聊天，消遣之一种，结果流传开来成为经典。不过简奥斯丁的神话已经被人戳穿了，研究认为奥斯丁对自己的写作并不是没有规划，而且有种种经济上的联系。紫式部远了一千年，想要破解这个神话就更加困难了。但我觉得能写出这样的长篇大作，没有一定写作上的欲望与自觉意识，单凭“随便写写”是不可能的。所以，作为一个作家身份的紫式部真的让人遐想无限。3、源氏物语前面四十二章，采用的是一种平铺直叙流水账似的结构，每一章就是源氏多少多少岁的事，看似简单，但是紫式部写着写着，将艳情故事与政治变迁交织在一起，越写越复杂，越写越炫目，但是结构还是那么简单，流水账。很了不起。等到过了《云隐》，转入源氏后代的故事，作者突然在结构上玩起了花样。《勾亲王》《红梅》两章的时间线与接下来一章《竹河》的时间线是重合的，当看到《竹河》开头写道，玉鬘家的老侍女说前面的故事是紫姬家的老仆人讲的

，她们年纪大了，讲的不清不楚，下面是我们说的——这种时候，简直要倒吸一口冷气，还以为福克纳那种“从不同角度讲一件事”的手法一千年前就有人会玩了。不过接下去读，就发现，不过是我们惯常说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没那么高端。但是，接下去转到“宇治十帖”了，就发现开头的 timelines 和前面的仍然是同一时期，显然作者对要怎么讲这个故事是胸有宿构的。有人说“宇治十帖”是后人续写的，但是我觉得从书中的道德观念的角度来看，这仍然是紫式部写的，只是“美的发指”的源氏没有了，故事也失去了一种华彩，变得平实起来。源氏的后代，薰别别扭扭，匂亲王毛毛躁躁，都没有源氏的色情冒险的“唐璜”精神。4、源氏的色情冒险的“唐璜”精神：越是困难，越要办成。只要一次钟情，就负责到底。钟爱性格稳重端庄的，对活泼俏皮的虽然爱其美丽，而心存鄙薄。（这里头也可看出紫式部的道德取向）我没翻书，凭印象就举出这三条吧。到底这个源氏有没有原型，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他的性格被紫式部描摹的非常全面，甚至不排斥对他可笑可鄙的负面描写，唯一掺水分的就是他的美貌吧。当然也可能这个源氏只是紫式部为她自己和同时代女人创作的一个华美而盛大的春梦。她为了他，而写出了这么一大卷书。

3、那天翻谷崎润一郎的一篇小说，看到里面提到《源氏物语》的一个情节，于是突然想起了这部10多年前看的名著来，把《千年之恋》的DVD看了看，还是太笼统了，最后还是借了原著的书来看。这次看的时候先看了看前言，发现竟还是特别古板的论调，什么腐朽啊之类，还硬是把空蝉和浮舟当什么反抗的典型。吃惊之余，看了出版的资料，发现是80年的第一版，然后99年第二次印刷，一万本。想起来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突然流行起《源》来，有出版社新出了一个李姓译者的版本。于是人民出版社才会在19年以后再次印刷丰老的这个作品吧。只是80年版还有很好看的富于装饰意味的插画，这次的重印却没有了，可惜。因为是熟悉的作品，所以很快的就把第一部看完了。想起来10多年前，小孩式的贪看情节，把和歌一律的略去，只看正文。现在再看，倒是和歌很有意趣。也难为他翻译，总是尽量的和律诗靠近，在我们看来是比绝句还短的2句唐诗。那个时候喜欢对源氏多情的女子，比如夕颜和胧月夜，总感觉藤壶太冷酷了。现在来看，最可怜的是藤壶。她夹在丈夫、情人和儿子之间，分别是天皇、前皇子和太子。她的言行举止都举足轻重，一旦隐情泄露，对3个男人都是毁灭的打击。对丈夫是职责对情人是恋慕对儿子是关爱，她又是那么感情充沛的人，难怪在37岁就要油灯耗尽而死，实在是太过煎熬了啊！现在真觉得藤壶是最可怜的人了。中国人提到《源氏》，似乎总爱把它和《红楼梦》联系起来，老说是日本的《红楼梦》。其实2部书非但作者性别不同，年代差了几百年，2者的意趣也是毫不相干。《红楼梦》是“意淫”的极至，曹雪琴把男子在幼童和少年式的那种恋慕夸大和纯化了无数，就如同维特对夏绿蒂那般纯粹净澈，是另一种的拒绝成长。其实不论他最后的结局怎么处理，宝黛都不会作平凡的夫妻，因为一旦到了成人式的结婚育子就不是那种全心意的“爱恋”了。而《源氏》完全是另一重的意旨，紫式部身为女子，理想的是如源氏一般完美的丈夫，无限恩爱的2人世界和美睦的家庭，就好似一般所言的“神仙眷侣”。她并非是永远的玫瑰色珀丽的梦境，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也是一样要兼顾的。当然在平安时代，这样的梦想实在很过奢侈，贵族女子实在只是政治的砝码。她的主人公多心多情，永远都不能对人一心一意。尽管有无限偏爱，她也时不时的要埋怨他的多情。我总觉得金庸的“段正淳”有源氏的影子，只是源氏更肆无忌惮一点，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尽管精神内核决不相同，但在性情志趣上，她和曹雪琴到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相对篱落的身世，对贵族生活的熟悉，都体现在作品里。《红楼梦》里不计其烦的描写饮宴、服饰和其他玩乐、借人物的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修养等等都和《源氏》有种种的相近之处。如果真有天堂，这两个年代国家和性别都不同的人，倒是可以成为挚友。说起天堂，我又想起了张爱玲，她和《红楼梦》的渊源自不必说，从身世上也有暗合的地方。不过她生在一战以后，年轻的时候经历二战的烽火，老来又看到了后工业时代的颓唐，她的世界是和《红》《源》里的古典世界全盘颠覆的，所以她有全部现代人的实际和生活智慧，也有现代人的冷漠自私。所以她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那也许是心底最隐秘的内核。外面已是重重包裹的计较和厉害，都只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只是不知道她在天堂，会不会去和2位前辈一起吟风弄月呢？

4、首先要夸赞一下贵阳的五之堂书店，我在这家书店的旧书地下室淘到不少好版本的旧书，丰子恺先生译的源氏物语上中下全套就是在五之堂买到的，总共才花了三十块钱吧，五之堂的旧书应该都是从私人那里收来的，有不少书留有签名和购买日期的字迹……感谢别人的不珍惜，这样才得以成全我呀，笑。书里面配了插图，每一页翻开都能看见古意悠悠的优美句子，这种大部头的书看起来很考验人的耐心，我读书要么一口气看完，要么搁置很久，这本书例外的虽不能一口气看完却要每天都读上一点。看见有人评论说因为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每前进一章主人公的年龄也就长一岁，年年岁岁随

《源氏物语（上）》

之流逝，好像陪着里面的人物走过了一生。PS.优美归优美，源氏公子其实很令我不齿，无论这个人物被描写的多么风华绝代都不能掩盖这是个荒淫无度丧心病狂的衣冠禽兽的事实，而那些女性虽然是出于时代的局限而有一些荒唐的言行却也让我感到厌恶，女性的卑贱首先就是由于自己的不自重吧

5、《源氏物语》里所细心描写的女子，都有着美好的容颜、华丽的服饰、出色的文才和音乐技能，大多数也有着高贵的出身。她们实可称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理想女性化身，是极富诗意和风雅情趣的观赏品。作为观赏品，仔细保持自己可供观赏的价值是首要之事。故而书中女子均悉心打扮，练习书法和乐器，通晓种种生活趣味，同时要谨言慎行，柔弱顺从。只有维持观赏价值，才能不被夫君遗弃，夫君若是四处拈花惹草，也最好性情稳重，尽量不多做表露以免惹人厌烦。“十全无缺”的紫姬是极为符合这些条件的上等观赏品，她所有的才能和品性都是源氏调教出来的，这便解释了她符合男子理想的根本原因，因为她就是严格照着男子理想成长起来的人物。紫姬受尽源氏宠爱，但作为凡人，对源氏的种种行为不能不有悲哀与担忧，一直活在深恐被源氏遗弃的小心翼翼里，但这些不快情绪又只能深藏心里，不对源氏表露，最后也可算是抑郁成疾、盛年而终。作为上等观赏品的紫姬尚且难称幸福，更何况其余的明石姬、花散里、未摘花等人，至于六条妃子、胧月夜之辈就更加不幸了。这些女性的美好品性是男性贵族最可炫耀的珍贵物品，这一点在六条院女眷丝竹会上表现无遗。她们的美丽只要一旦为男子所盯上，便难以逃脱，成婚之后仍是小心谨慎，一方面要避免遭到遗弃，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担心其它好色之徒，以免一不小心堕入更深的深渊。想逃脱这盛装华服下命定的悲哀与无奈，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如宇治大女公子一般早早断了婚嫁念头并死在青春年华之中，算是保全此身名声，免遭忧患；二是遁入空门，落发出家，以明不入俗世之心志。除此两条路外，单身的女性要担心不知何时被何等男子占为已有，已婚的要担心丈夫另有所爱而此身见弃，均是惶惶难安。死、出家 and 终身忧患，就是《源氏物语》里美好女性的三条路，她们精致华丽的外表之下，只有这命定的悲哀和无奈，无从反抗也无路可以反抗。对这些女性来说，当世的富贵平安气象永远蕴藏着宇治山乡的凶险水流，说是人世无常，但这“无常”的命运正是这些女性的“日常”。

6、《枕草子》与《源氏物语》“好，让我来写一部古无前例的小说，传之后世吧。”-----紫式部“若是给了我，就当枕头用。”-----清少纳言关于《源氏物语》初读《源氏物语》还是上高一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80版，暗哑的封皮极具质感，一摞三本摆在案头，把学日语的朋友吓了一跳，直问我怎么看这么难懂的东西，我说我觉得语言很流畅啊，之后才知道这得归功于丰子恺几乎是对原文进行了“二次创作”的翻译，日语原文结构松散，叙述简单，加之古日语语句晦涩无比，即使是日本人也少有能看下来的，当即觉得自己比日本人幸运多了，如果可以读得懂，看《源氏物语》绝对是一种享受。紫式部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她真的依靠写出了世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而得以流芳百世，人们甚至连这个本姓藤原的女子的名字都不清楚（日本古时女子连名字也没有），为表示对这位才女的喜爱，借用小说中最受欢迎的紫姬为她命名。每每瞧见国人将《源氏物语》比作“日版红楼梦”，我都有一种苦笑不得的感觉。坦白地说《源氏物语》成书于是一千年前，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情节的复杂程度两者都无法相提并论，更何况曹雪芹当年家道中落，贫寒交迫地耗尽十年心血只为这“一把辛酸泪”，这和紫式部做着彰子中宫的侍读女官，在催马乐和竹笛声中悠闲地记录灵感的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源氏物语》虽然承载着紫式部“传之后世”的雄心，却也只是写来为彰子中宫和天皇陛下消遣的。因此《红楼》的悲是一种悲愤，《源氏》的悲只是淡淡的哀伤。如果硬要为它们找点联系出来，恐怕惟一相似地就是其中都有众多风华绝代的美好女子为一个光彩照人的男主做配角吧。这样的故事情节总能让无数读者初见惊艳，然后痴迷，到最后就成了不离不弃。关于《枕草子》看《枕草子》是因为紫式部对清少纳言的一句“总是故作风雅的人，即使在清寂无聊的时候，也要装出感动入微的样子，这样的人就在每每不放过任何一件趣事中自然而然的养成了不良的轻浮态度。”能让心思细腻的紫式部做出这样近乎刻薄评价，至少证明了清少纳言也是同等重量级的对手吧。只是在翻开《枕草子》，发现其中充满小女人式琐碎的对生活的感叹时，我甚至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如此风雅的书名，内容却平淡到几近浅薄，除了叹一声“原来这就是《枕草子》啊，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可有什么办法呢，《枕草子》本就是一部随笔集，为它作中译本的也是一位大家，周作人本来写随笔小感的功底就十分了得，因此《枕草子》的译文也越发地纤秀通透。清少纳言与紫式部同处一个时代，作为已经失势的定子皇后的伴读，此时彰子中宫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因此清少纳言便远没有紫式部的底气和自信。内大臣伊周献上一个纸本，清少纳言便开口道“若是给了我，就当枕头用。”定子皇后回答她“那么，你就拿去吧。”于是，这个沾染了她的墨迹的纸本就成了《枕草子》，没有风雅的和歌作衬，单纯的心情的点滴。虽然记录的同样是平安朝的盛世生活，同样有春天的八重樱，秋天的红叶贺，

《枕草子》与《源氏物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空寂的幽玄，唯美的物哀平安京遇上了盛世，物质的富足却造成了这些权贵们精神上的空虚，权势之争与情场失意之事日益增多，便逐渐产生出对生命受压抑的不满和忧郁，种种的不快和厌倦发展成一种带有禅意的美，这便是空寂的幽玄了。在他们的理解里，“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哀到极致的情感是最为真实，这样的模式下，人和景物的宿命透过颓废的描述层层交叠，这就是物哀转瞬即逝的美感。“艳阳高升，原野上的朝露便很快了无踪迹，源氏痛感人生如梦，如朝露一般，愈加万念俱灰。”“其时残月当户，景色清幽，庭中樱花已过盛期，而枝头犹有残红，凄艳可爱。晨雾弥漫，远近融成一片，这景色实在比秋夜美丽得多。”这就是《源氏物语》的审美风格，它并不直接着重写人的感受，却通过对物的描述达到了“既悲且美，既美且悲”境界。“秋则黄昏。夕日照耀，近映山际，乌鸦返巢，三只，四只，两只地飞过，平添伤感。又有时间雁影小小，列队飞过远空，尤饶风情。而况，日久以后，尚有风声虫鸣。”“冬则晨朝。降雪时不消说，有时霜色皑皑，即使无雪亦无霜，寒气凛冽，连忙生一盆火，搬运炭火跑过走廊，也挺合时宜；只可惜晌午时分，火盆里头炭木渐蒙白灰，便无甚可赏了。”与《源氏》又不同，《枕草子》的物哀是充满着生活情味的，平凡的物象而已，却每每能引出丰富的内涵或荒诞的意象，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逝去过去的莫名留恋，微妙的耽溺，细致的缱绻，无言而美的颓废，这就是川端康成反复提及的“日本之美”了。《源氏物语》的暗香月影《源氏物语》里的女子名字多是由和歌里随手拈来，却也充满了风雅之美。妩媚天然的“夕颜”，眩亮干净的“明石”，高贵神秘的“紫之上”，飘逸潇洒的“胧月夜”，优雅轻盈的“云居雁”，娇小柔弱的“浮舟”等等。那个时代的女子不允许有自己的名字，因此紫式部便找了这些称谓来指代她们，但是这些美好的名字已经很让人浮想联翩了。《源氏》对这些美人的相貌并没有详细的描写，一般都是简单笼统的“姿容秀丽”，顶多再加一句“气品高贵”，除非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紫姬）才会再用一个通感“气度高雅，容颜清丽，似有幽香逼人。教人看了，联想起春晨乱开在云霞之间的美丽的山樱。娇艳之色四散洋溢……”就是这样抽象的描写，因此我至今也没法想象这些美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她们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十二单衣上流泻的三尺青丝，竹帘下迤迤而出的美丽裙裾，熏染在衣袖间的各式馥郁或幽雅的香气……这就是我眼里虚幻的平安王朝。这样的女子，恐怕谁见了都会有源氏公子那般“愿将大袖遮天日，莫使春花任晓风”的心思了吧。从紫式部提及源氏的口气来看，这就是那时的理想丈夫的形象，虽然多情却也是有始有终，连样貌丑陋的末摘花都没有遗弃，在她的眼里这已然可算是道德高尚了。紫式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很单一，基本上表现这个人的好就等同于将其样貌写的出众。源氏公子最得作者偏爱，基本每次出场都要强调一遍他的美貌“姿态优美，无可比拟”，服丧时穿深色丧服红色里衣就是“简单朴素，然而异常美观，令人百看不厌”，重病一场就是“容貌清减了，也反而俊美”，悲伤时就成了“愁眉不展，神情异常清艳。即使是虎狼，看见了也会泣下”，大概作者喜爱源氏，因此源氏的一切在她眼中都是美好的吧，看得我都要皱眉了。《枕草子》清淡的隽永相比之下，《枕草子》就显得格外清明温和，清少纳言最喜欢用这句“这是很有意思的”，除了那些沉湎于飞花落叶的感伤情调之外，主要是在描写自然景物和动植物时，采取积极的态度，赞赏纤细的、动态而和谐的美，企求清新明亮的世界。所表现出的一种明快之美。“日是，夕阳。当太阳已经落在山后的时候，还看得见红红的太阳光，有淡黄色的云弥漫着，实在是有趣。月是，蛾眉月。在东边的山峰上，很细地出来，是很有趣的。星是，七簇星，牵牛星，金星，长庚星。流星要是没有那条尾巴，那就更有意思了。云是，白的，紫的，黑色的云，都是很好玩的。风吹时的雨云，也是很有意思的。天开始明亮时的云，渐渐地变白了，非常有趣。‘早上是种的颜色’诗文中曾这样说。月亮很是明亮，上面盖着很薄的云，这是很有情趣的事。”初读时对这样的细小琐碎的感动很是不以为然，只觉得那是小女人廉价情感的泛滥。可是想完全放下一段时间，却总能在不经意间想起其中的片段，果然是一本放不下的书呢。后来知道了清少纳言的生存状态，更要为《枕草子》流露的闲适的心境暗暗喝一声彩。她婚姻不幸，生活贫苦，所依附的定子皇后又失了势，可她依旧是那个看到美好的事物就感动，遇到不开心的事就皱眉的清少纳言。她的生活叠遭变故，晚景也暗淡凄凉，可她活得很智慧，于是生活在她看来便是美的。“眼因流多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吧。

7、也许是这部作品年代久远，也许是异域的译作，总之，我读起来并不觉顺畅有趣，只觉得其中情节冗长，结构繁杂，人物言辞往往拖泥带水，而且没完没了是那位光彩艳丽、万事十全十美的源氏在调情，一个抛弃一个之后还能说着“用情之深”“非好色之徒可比”，令我厌恶至极。但其中的女孩儿却个个值得寄予同情怜惜，尽得风流。我是一个会因为名字而对一个人情有独钟的人，像空蝉、夕颜、薄云、槿姬这样的名字美得空灵剔透，我无法不喜欢。但空蝉这个人扭扭捏捏，行事反复多疑，

《源氏物语（上）》

既不“空”，也无“禅意”；夕颜是个可爱的女子，只是过于单纯，源氏三言两语便将她欺骗了去；胧月夜这个人大胆，是敢于主动去思念源氏的，勇气难能可贵；槿姬则十分聪慧理智，清楚自己的身份，冷静自持，始终与源氏保持适当距离，不显无情又矜谨高雅，让源氏一直念念不忘。而书中最主要的女主角，紫姬，我一直对她感情平淡。作者描绘得她万事尽善尽美，姿态优雅可爱，头发浓密端丽，处事待人自然端礼，琴棋书法样样精通，信笺吟诗都十分美妙优秀。但我感觉她像一个人偶公主，一切尽美却无自己的真性情，好得中庸好得圆滑，何时何地都不见瑕疵，却是“绚烂之极趋于平淡”了，令人难有更大兴致。玉鬘和浮舟是我十分喜爱的两个人物，玉鬘姿态娇媚，行为优雅，不是十分高贵人物却于紫姬也毫不逊色。她从不为自己的坎坷命运悲叹，也不为自己的身份而自卑，的确行为举止十分得体；对感情也是始终清醒，无羞涩太过，也不乏趣味，是高高地“立于情人的地位接受恋歌”的，个性绰约，是书中所有女子的典范。浮舟命运确是悲凉，沦为薰君和匂亲王的玩物。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后一直得不得善顾，而命运稍稍有所改变竟是因为长相酷似宇治的大女公子，也就是所谓感情的替身了。薰君我倒是相对喜欢些，对于感情之事，虽是害怕世人讥评的原因，但他一直十分自持，除了大女公子和浮舟，并未见他做出何种逾规的事情来。他一心一意爱着大女公子却无法得到，将感情转向浮舟后说话也通情达理。而浮舟常为了自己的命运顾影自怜，过度地悲叹泪流，处事也疑犹难决，最不明白的是她弃薰君不顾却去喜欢那个我看来最无耻的匂亲王！至于最后投身宇川也算“自作自受”吧，被人相救后却一直哭哭啼啼，嚷着要落发为尼心中却一直不断念，看得我也替她辛苦。但因为她是太过优美，以至于人“见到”她，任何错都是可以原谅的了，大概这也只是美女的专利吧。

《源氏物语（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